

卷十四

書名 毛詩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毛亨 傳, 漢 鄭玄 箋,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經 詩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145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45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毛詩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

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漢廣序又云

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芻反依字且邊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

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素詁故皆是古義所以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

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篇之名既以關雎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39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甫田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

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甫田四章章十句 刺者至失職

○正義曰經言成王庚祿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 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 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 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

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

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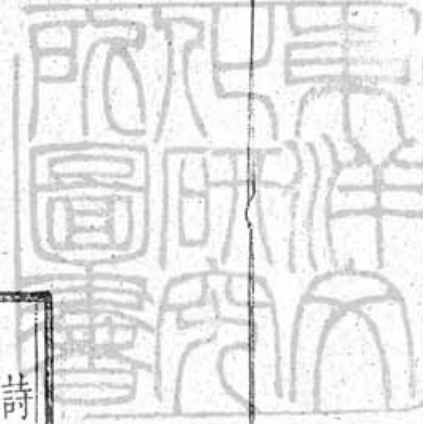
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

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

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鐘傳倬陟

角反韓



詩作藟音同云藟卓也甫之田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文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傳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傳尊

音泰見賢遍反者食新農夫食陳傳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

所以紆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

法如此傳食音嗣賒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今適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耘除草也耔雖本也傳

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

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玄

辭傳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攸介

沈音茲纏禾根也薿魚起反徐又魚力反

攸止烝我髦士

傳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釋

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

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音界

止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士魚反間

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肄同行下孟反

補俾彼至髦士毛以為俾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

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

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

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

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

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

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

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壅其根本功

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蕤蕤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

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為

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獲髦士所以

得進也而幽于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惟今適南畝

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俾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

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

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

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

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

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脩

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蕤蕤然茂

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間暇則以道藝

相講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為俊士之行是農人盡

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

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俾明至言多正義曰

以雲漢云俾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

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

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

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

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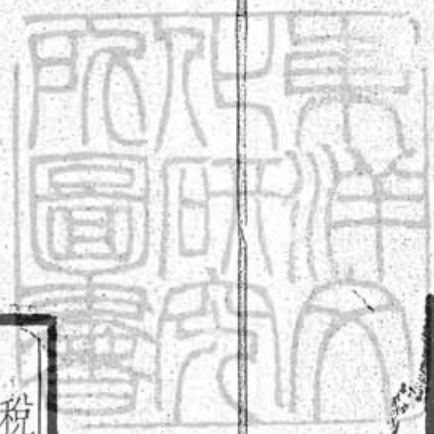


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甫之至畝一鐘。○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註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按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卽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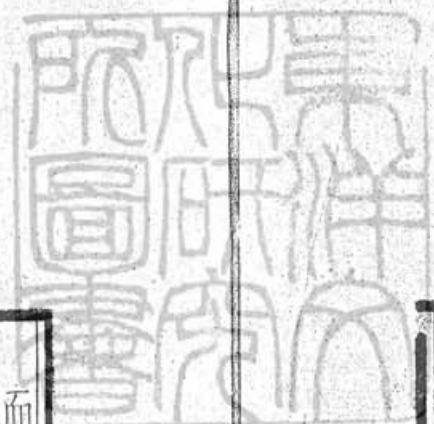
古冠布在二代之前故註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爻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成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夫貉小貉則付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穡取畢于於井田之法則一歲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井爲歲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禾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

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千千
 之文連甫田之文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
 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地穀畝一鐘明時和而收
 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
 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
 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彼瀉鹵之
 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鐘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
 畝亦收一鐘也昭五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鐘
 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是鐘容六
 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
 碩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土熟其收自四中
 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
 太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五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
 謂中平之地土熟畝六碩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
 關中為畝六鐘也孟子曰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
 若井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賦重當
 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



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
 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註廣引經
 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
 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
 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
 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
 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
 率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
 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
 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一夫以入公也
 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
 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
 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
 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
 使自賦者明是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
 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

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為什二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按玉制云于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惟孟子為明鄭據其言以什一



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說而決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二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

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差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土者共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為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為稅斂之高米平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稊文無指定可為多大之辭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陳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總舉失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平成之稅其數並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與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千平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於十里皆取千平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是通矣。傳尊者至食陳。正義曰



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人食陳明對眉壽為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倉廩至如此。正義曰上古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以官有蓄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蓄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註皆作貫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對眉壽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蓄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又安豈

言皆無蓄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籽離本。○正義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穉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蕤蕤而盛也是說耘之事附根卽此離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知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田得穀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為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



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傳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

后十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箋

云以潔齊豐盛與我

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本又作齋又作齋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為于偽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

箋

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

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

箋

云御

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

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

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注同豳彼貧

反本亦作邠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

明報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

祀四方以報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田

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

夫而嚮勞之也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

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

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

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惟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

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餘同器實至



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

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

總為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惟以稷為粢者以稷

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

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

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為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

指器實為粢在器為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

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

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

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

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

趙商問郊特性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

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

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

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玄

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

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

及古蜀

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也。死以爲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



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在南，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以潔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

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祈注云祈當為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邦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惟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為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



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衣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是以註云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入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減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註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

也農三也郵表廢四也猶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
 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
 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
 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
 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註云此謂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
 臨辜祭四方百物註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
 百物皆祭之。田祖至穀善。正義曰郊特牲註
 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註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
 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
 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
 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
 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
 云以樂田畷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
 大司徒註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
 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正而言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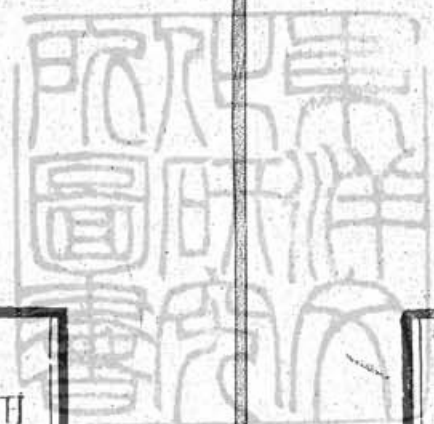


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
 平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
 謂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
 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
 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
 惟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
 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
 禮節也。設樂至田畷。正義曰言設樂者總琴
 瑟擊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
 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
 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註云元
 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
 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雨
 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
 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

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
 苦是也雨以甘故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時次於此故以此結章
 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
 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註云祈年求豐年也
 爾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籥彼南畝之事歌其
 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峻古之
 先教田者爾雅曰峻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爾雅謂
 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爾雅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
 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爾雅爾雅國之地竹
 玄謂籥爾雅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峻
 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
 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
 田祖末言以樂田峻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 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饁饁饁饋也



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來
 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
 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
 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

否示親之也 ○饁于輒反峻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為饁尺志反下篇同攘
 如羊反鄭讀為饁式尚反王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如字饋巨隗反從才用反 ○易以鼓反 **曾孫不怒農夫克**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徐以赤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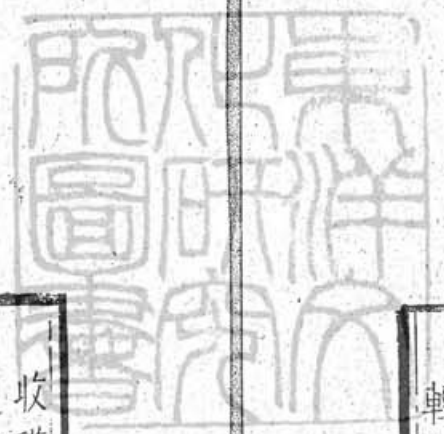
敏 傳 敏疾也 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
 此農夫能且敏也 ○會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
 時非直為民報祭祈年又曾孫

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畝畝以勸稼穡也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峻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農夫以間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峻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饍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饗其左右從已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令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為嘗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峻勸樂餘同○**曾孫至親之**正義曰以信南山準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饋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為饗也釋詁云饗饋饋



也舍人曰饗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饗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峻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註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為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為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峻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饗彼南畝田峻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為饗饗酒食也此為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已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惟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會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謂成王為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以酒食則農人之饋無酒故云加之也

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糧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
 厭故饗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為嘗其饋
 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於經
 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
 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峻之至
 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
 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間
 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
 為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
 弟不踰閭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
 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
 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幽風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
 俱饗也田峻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
 常餼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饗左右而親為之嘗又非
 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為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
 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
 輕其稅斂三章為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



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
 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
 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廁其間也且言曾
 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
 之文何得為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
 之從行於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
 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
 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
 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
 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
 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
 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
 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
 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幽風同我
 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
 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田峻所喜
 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饗食非
 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

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秦風所謂
 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
 之農人賜田畷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
 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
 力農夫之見饗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
 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資而云力不供惠不普
 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籍田之事
 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
 下言不及籍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
 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接
 連箋稱古之稅法
 非為籍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

坻如京 傳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云稼禾也

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
 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茨徐私反
 庾羊主反坻



直基反積如字反子賜反下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

箱 受 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

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委積如
 字又於偽

反年收手又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
 反又如字

疆 受 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

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

也 ○疆居良 會孫至無疆。毛以為上言曾孫之
 反竟如字 疏 親循畝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

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會

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堆高大如渚坻如丘京
 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梁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
 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

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鄭惟以介為助餘同。○**○**茨積至高丘。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是京高丘也。○**○**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稅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稅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惟納粟又遠者惟納米以運輸為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水洲曰渚小渚



曰泚小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內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應校其歲以為率依稅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倍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有納種納秸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種三百里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註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禰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種種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為近者納總遠者納米既無種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繫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

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為農夫之求神惟蜡祭耳故云為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疆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工之時政

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註皆同



字或疏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疏至自存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惟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無夫為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幽王至刺之。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略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云大田謂地肥美可

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

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

而事之○種章勇反此註及下註擇種並同墾苦很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概其月反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傳覃利也云俶讀為熾載讀

為蓄粟之蓄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蓄發所受之地趨

農急也田一歲曰蓄○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眾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

事也鄭讀為熾蓄熾音尺志反蓄音緇播厥百穀既

庭且碩曾孫是若傳庭直也云碩大若順也民既



熾蓄則種其眾穀眾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

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疏大田至是若○毛以

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為稼而以授民也民已

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

豫具田器既已戒勅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勅具器既

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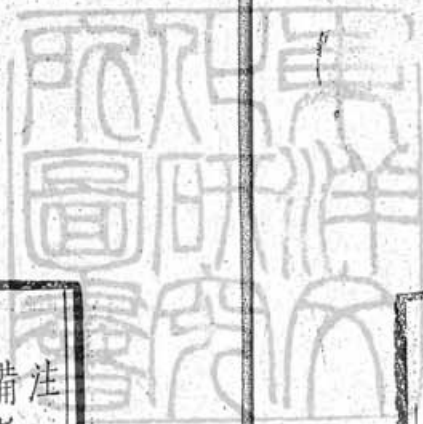
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穀之眾穀其

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

會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

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蓄耕

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雝氏掌殺草月令云燒雝行水皆是為稼也為稼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為也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雝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為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為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陸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耕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



注云鎡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楸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楸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楸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單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耒耜載芟云有略與此單皆連耜言之明為耜之利意故云單利也傳不解做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做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倣讀至曰苗。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倣載南畝是倣載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為熾苗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苗殺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苗也連言苗粟之苗者弓人云凡鋸幹之道苗粟不迪則弓不發注云玄謂粟讀如裂繻之裂彼鋸弓幹以鋸苗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苗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云時至以為相連文次也田一

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
 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為證也。民既至其時
 止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而不耰
 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云種故云
 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
 論天下之田宜為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為盡言穀生
 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
 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

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 實未堅者曰阜稂童梁也

莠似苗也 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

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

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阜才老反稂

梁草也說文作節云稂或字也禾粟之 音郎又音梁童
 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莠餘久反 去其螟螣及



其蝻賊無害我田稗 食心曰螟食葉曰噬食根曰

蝻食節曰賊 云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稗禾故

明君以正已而去之 去起呂反註同螟莫庭反螣

本又作蚘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 田祖有神秉畀炎

火 炎火盛陽也 云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

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 乘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

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

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
 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
 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

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已去其食心葉之螟螣
 及食根節之蠹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
 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
 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
 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實**未至似苗。○正義
 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阜音為造
 訓為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
 也稂童梁釋草云舍人曰稂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
 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似粟
 莠似苗也。○**方**房至致之。○正義曰阜是未堅方
 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字
 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
 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稱者一
 字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
 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其日甲乙註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
 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
 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眾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
 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
 亦由時氣之和使然。○**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
 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
 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騰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孫炎
 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
 在之名耳蠹與騰蠹與蠹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
 所在為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
 食所在為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為兼通也陸
 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
 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螻蛄也食苗根為人
 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騰舊說螟騰蠹
 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究內外言之耳故健為文
 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此**
 四至去之。○正義曰以特言田釋故云恆害我田中
 之穉禾蟲災之盛種者亦食以釋者偏甚故舉以言
 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已而去之。○**實**炎火

盛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為火炎為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為盛陽也。○**箋** 螟螣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贏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為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滄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傳** 滄雲興貌

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 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

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



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滄

作奔於檢反漢書作躡萋七西反興雨如字本或作與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反註內主雨同一本

主作注**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傳** 秉把也**箋** 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

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

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獲戶郭反斂穧上力

反穧穫也穗音遂**箋** 有滄至之利。○正義曰言太平

把巴馬反矜音鯁**箋** 之時有滄然既起萋萋然行者

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祈祈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

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獲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穉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摺拾取之以自利也令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註齊作積。○滄雲興貌定本集註云滄陰雲貌。○正義曰既言有滄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滄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滄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祈祈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成王至為利。○正義曰穉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註云此秉為刈禾盈手之秉筥穉名也若令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穉是也彼註言此秉者以對禾秉為異故掌客註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穉然則宋之秉一把與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皆有常餼地官遺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摺拾者以豐年矜寡摺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

至喜云喜讀為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

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以酒食勞倦之爾

○饋食音嗣 勞力報反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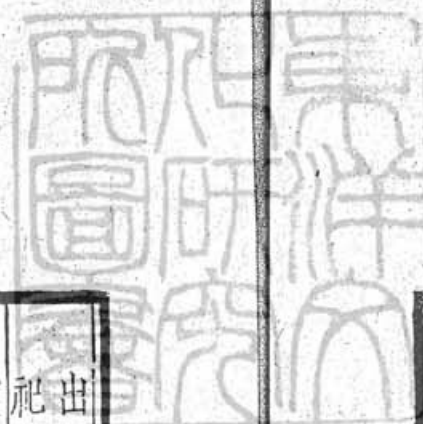
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云成王之來則

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禋音因享許兩反徐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

親循畝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峻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

慕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
 敬而潔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駢赤之牛黑之羊豕與
 其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為神歆饗
 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
 之。鄭以為會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
 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畷又加之以
 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也會孫之來則又
 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
 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
 以祐助與大福。駢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
 言駢者皆牛故云駢赤牛也定本集註駢下無赤字
 是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
 用太牢故以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且上章言犧
 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
 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
 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成王至黜牲。正義曰
 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
 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



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所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
 祀後年也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黜牲地官牧人文也
 彼註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
 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駢黑為三牲鄭以駢黑
 為二色故引牧人駢黜以明駢黑為別方之牲耳非
 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
 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
 西方玄黃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註云以
 為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
 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方以韻
 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
 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
 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為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
 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
 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為方用特性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毛詩卷之四 二十五 及古圖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一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

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乃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

上篇每言會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會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泂泂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泂泂深

廣貌變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漑漑以時其澤浸潤

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

以成賢者○決於良反漑古愛反君子至止福祿如

茨○浸于鳩反漑古亂反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為福賞

賜為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

師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

子六軍變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



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

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

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紵

衣纁裳也○韎音昧又壬界反韐音閣又古洽反奭

許力反赤貌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

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瞻彼至六師○正義曰言我

紵音緇纁許云反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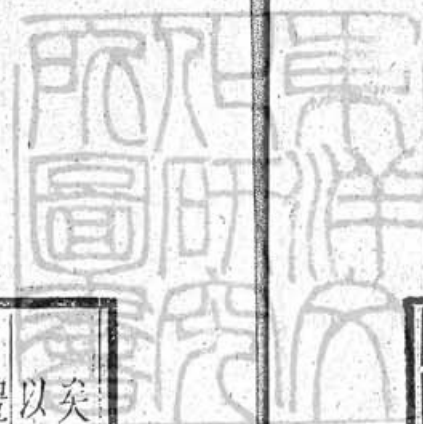
水則泂泂然深而廣大能漑漑以時浸潤以成嘉穀

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愛

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

子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

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漑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君**子至喻多。○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矣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鞞鞞至六軍。○正義曰鞞鞞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曰鞞鞞所以代鞞者按爾雅云一染謂之緹再染謂之鞞三染謂之鞞此曰鞞鞞即一入曰鞞鞞是緹也定本云一入曰鞞鞞是以他服謂之鞞祭服則謂之鞞鞞以此鞞鞞代他服之鞞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鞞士無鞞名謂之鞞鞞士言鞞鞞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鞞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緹鞞黝珩註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鞞



矣言鞞鞞者彼註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緹鞞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鞞耳其實士正名鞞鞞士冠禮爵弁服鞞鞞不言鞞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傳**此諸侯至纁裳。○正義曰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鞞鞞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鞞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鞞鞞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為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余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

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鞅鞞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鞅鞞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鞅鞞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鞅鞞故名此衣為鞅鞞也士冠禮注云鞅鞞者緇韋而鞅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韋為鞅鞞又駁異義云鞅草名齊魯之間言鞅鞞聲如茅蒐字當作鞅陳留人謂之韋是



古人謂韋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鞅鞞故云茅蒐鞅鞞聲也又解代鞞之意士朝服謂之鞞祭服謂之鞅鞞駁異義云有鞅鞞無鞞有鞞無鞅鞞是鞅鞞必代鞞也其禮合韋為之此鞅鞞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紵衣緇帶鞅鞞是鞅鞞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紵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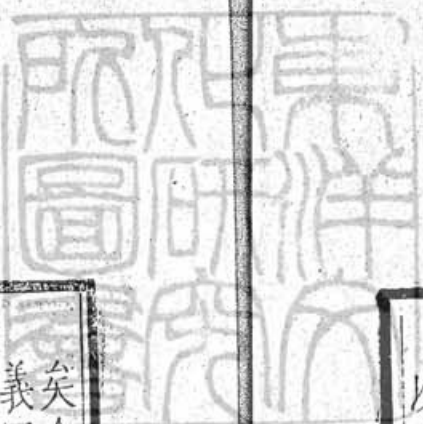
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珌珌諸侯璆琫而璆珌大夫

璆琫而璆珌士珌琫而珌珌
云此人世子之賢者

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

字或作瑛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瑛字又作鞞必孔
 反佩刀鞘上飾瑛字又作瑛賓一反佩刀下飾瑛音
 遙以蜃者謂之瑛瑛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
 黃金謂之瑛瑛音蚪又巨謬反又舊周反玉也沈舉
 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錄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
 銀其美者謂之錄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瑒
 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錄力幽
 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
 瑒力計反說文云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蜃屬斷丁亂反云德如是

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
 之禍也 ○篡初患反殺本
 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
 加賜以容飾之力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瑒及其必
 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
 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



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 ○傳鞞至瑒瑒 ○正
 義曰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鞞內則注造刀鞞是也以
 公劉云鞞瑒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
 奉有瑒即容飾也瑒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
 名為瑒瑒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瑒上飾鞞下飾者
 以彼無瑒文因瑒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
 鞞下飾也傳因瑒瑒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瑒瑒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
 之差也天子玉瑒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
 飾曰以蜃者謂之瑒郭璞曰瑒似瑒說文云瑒蜃甲
 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瑒其美者謂之錄
 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錄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
 別名及其美者也錄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瑒蜃而
 不別於蜃故天子用蜃士用瑒也定本及集本皆以
 諸侯瑒瑒字從玉又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以大夫錄瑒恐非也

福祿既同

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

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

明玉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勅 裳裳者華 四章章六

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駟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命已棄絕之事也。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

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

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滑思敘反治直吏

反遠于萬反又如字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

處兮。○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

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

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觀

古豆疏裳裳至處兮○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

反思昔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在於上又葉

滑然而茂盛今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顯

與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

王則我心所憂讒諂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

已寫今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

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今已由讒見絕故憂而



思之以刺今也○裳裳至盛貌○正義曰以華狀

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興也德盛故濟為盛貌有

狀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濟為枝葉不相比也○

興者至遠矣○正義曰讒諂並進由君受之三章

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

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意無葉

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

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

華芸其黃矣○云華芸然而黃興明王

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徐音

我

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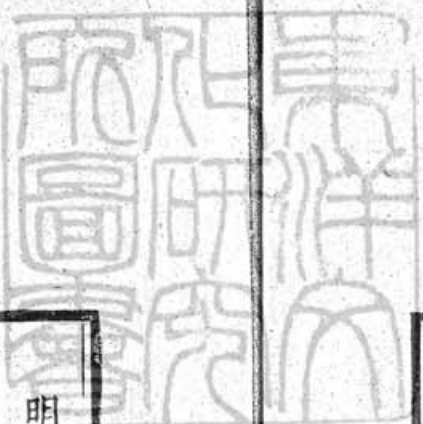
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

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

也。○**裳裳**至有慶矣。○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
 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
 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
 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不言其葉見君明而
 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
 有禮文法度之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
 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
 之也。○**芸黃盛**。○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
 華芸然而黃也。此華赤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
 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
 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
 也。○**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
 也。

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那。我覲之子乘其

四駱乘其四駘六轡沃若。○言世祿也。○云我得見



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

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駘之馬六轡沃若然。○駘音洛

徐於。○**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

縛反。○**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

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

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

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

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
 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
 則是在君不得為明王矣。

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

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

於國。○朝直遙反。○**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也。

三寺苑
 卷十四之三
 及古則

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
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左之至似之○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

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
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
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
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
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為
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
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左陽至之
事○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
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
言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
戎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
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眾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

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尸桑扈

作○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正義曰以其

僱○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
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卜二章上二句
是也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幅卒章言臣
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
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

上下之禮故
并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云交交猶

伎伎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

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



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鶯於耕反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

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

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戶知音智下同

交交至之祜。○毛以為倏倏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

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視而念愛之以

興動而升降者王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則天下

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

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

祜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具在箋說。○交交至樂

之。○正義曰黃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倏倏

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倏倏實飛而往來之貌

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胥皆。○正義

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四海

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外

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者諮謀

行於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

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

是述毛之義也。○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

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

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

智之名易歸妹以須註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

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

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

耳交交桑扈有鶯其領。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

屏。傳 屏蔽也。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為天

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



詩

卷一百三

詩

有禮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義具箋。○**傳**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傳**翰幹憲

法也。**傳**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

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

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

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傳**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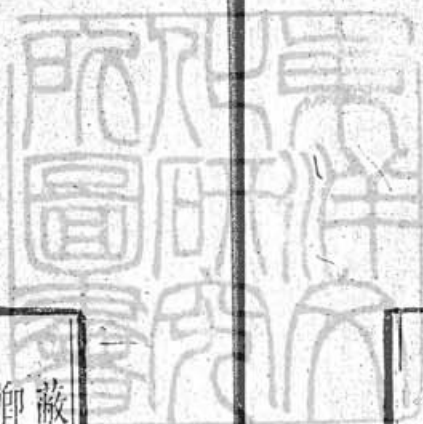
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

其受福祿亦不多也。**傳**戢莊**傳**之屏至不那。○毛以

傳立反

傳

為言王者之德外能



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

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

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

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

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

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傳**翰幹憲法。○正義

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

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

牆為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

○**傳**辟君至法象之。○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

先王之法為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祐，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觥其觶旨酒思柔



云：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

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

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慚，敖自淫恣

也。○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觶，音蚌。本或作觥，樂音洛，撫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云：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



用爵命加以慶賜



彼賢至慶賜。○正義曰：承上用爵命加以慶賜。經而云：彼是指思柔之人。故云

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為不敖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

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焉。



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

天也。

○鴛鴦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岡反，又於良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

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

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

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
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已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
奉養也○**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
為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
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相
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
不暴天

王制文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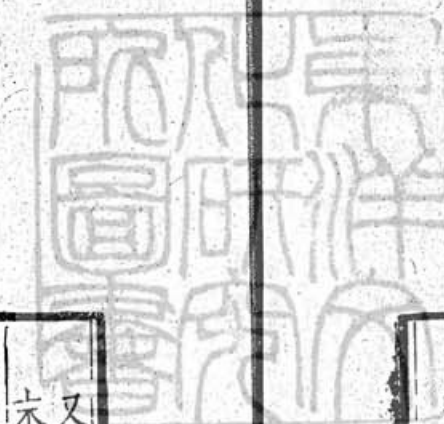
傳 興也鴛鴦匹鳥大平之時交於

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云**匹

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

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

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大音奉揜於檢反馴
音巡又音昏獺勑鞞反



又他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傳

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

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傳** 鴛鴦至宜之

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

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

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

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

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

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傳** 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
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
相匹耦而耦馴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
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
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
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
云羅網罟註云罟小而柄長謂之罟以罟羅異器
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罟所以掩免彼雖以免為文其

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匹**鳥至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為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獾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傳**言休息也於是可取之

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

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傳**云遐遠囑於左也恐丘勇反

也遠猶久也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秣粟也



云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

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

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

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廐音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芻楚俱

反莖采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紆僞反猶食也與**鴛鴦**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

鴛至恐懼○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

為畜故魚鮪不泠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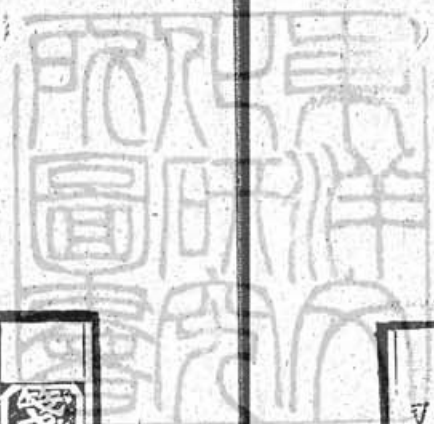
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摧**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莖轉

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廐者以王馬多矣而

此言在廢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
 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典知此亦與
 故言以與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設盛饌三
 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齋為有事
 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
 日一舉註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恒
 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王
 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
 不知為同齋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
 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
 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
 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然則為
 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艾養也** **云明王**
 故不同也

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 **艾**

魚盜反徐 **乘馬在廢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又音刈



綏 云綏安也 **綏士果**
 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戾虐也暴虐謂其**

政教如雨雪也 **頰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

雨千付反 **頰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

卒章同 **曰作頰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

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

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危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

姓諸公作是頰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
 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
 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
 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

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次經則王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傳

興也頍弁貌弁皮弁也

傳

云實

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

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

弁以日視朝

傳朝服直遙反下皆同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傳云

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



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

匪他

傳

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

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蔦與女蘿

施于松柏

傳

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

自有尊託王之尊

傳

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

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

○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菟絲存木曰松蘿又唐蒙施

以致反

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傳

弈弈然無所薄也

傳

云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

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
依怙故憂而心奔奔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

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擇也

○奔音亦說音悅擇音亦本又作釋怙音戶解

音

有頰至說擇○毛以為有頰然者之皮弁實維

蟹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為表飾也以典有尊貴者
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
既旨美矣爾王之般既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
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
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命為輔
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葛與女蘿施于松柏之
上非有自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殞
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
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禁王政衰而微
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
箋○鄭以為王服是有頰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



何為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為餘同○**傳**興

也至皮弁○正義曰以頰文連弁故為弁貌弁者冠

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

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

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興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興

有德者則戴頰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

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

非唯王者所服雖倍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為

王者廢興之喻以王說為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

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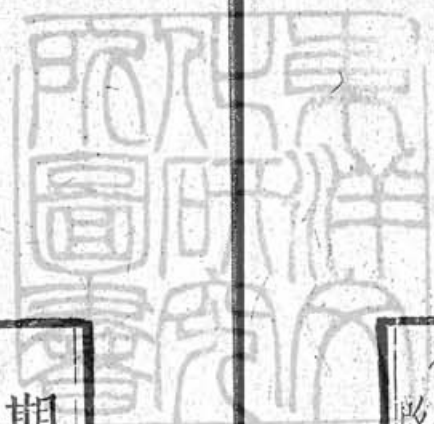
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

○**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

同故實亦為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

皮為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王藻文燕禮者諸
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
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
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

而養老註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註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屬姓用皮弁也賔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葛**寄至松蘿○正義曰葛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疏云葛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葛**奔奔然無所薄○正義曰奔奔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葛**君子至解澤○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有頍者弁實維何**改意解懌言當開解而悅懌也



期

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

爾酒

既旨爾殽既時

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云

具猶來也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怲怲兵命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

人兄弟甥舅

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爾

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興衰故亦欲

從王燕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霰暴雪也

云將大

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

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字亦作覓搏徒端反云王政既衰我無所

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

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

○喪息浪反幾居豈反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

註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

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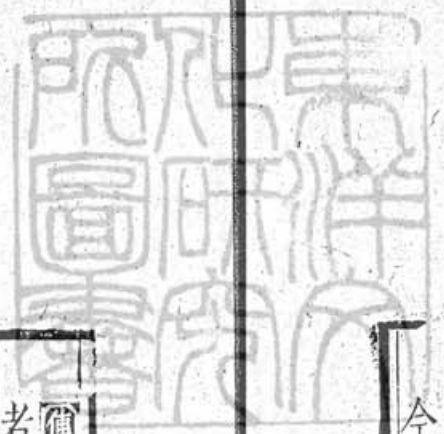
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為惡亦初為小惡而成

為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

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

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

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巳酒維當王之燕禮○



○霰暴雪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

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將

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能

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

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

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

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

專氣為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為陰氣薄而曾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

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

詩也○牽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

自妬丁故反販必邁反又如字下註同

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牽詩者周大

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后之位情

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

並進於朝讒佞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

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

故作是車牽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

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

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

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

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

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興也間關設牽也變

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

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



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

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

莊庶其當王意

○變力竟反齊側皆反下

德音來括括會也

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

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

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合會離散之人

○括本又作佞音活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云式用也我得德

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

徐古濶反

○好呼報反

註下並同

詩

間關至且喜○正義曰周人惡褒姒

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

言已欲開闢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
 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
 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覲望此女以
 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
 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女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須無同
 好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
 樂嫉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傳**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牽兮故知
 間關設牽貌牽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牽也有
 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為王后欲代嫉妬明
 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
 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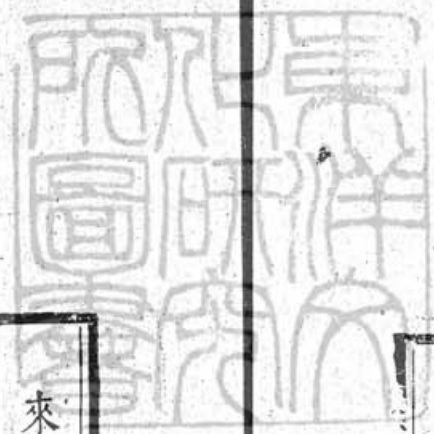
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

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辰時也

傳云平林之木茂則

取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



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

式燕且譽好爾無

射

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

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射音

厭於豔**傳**依彼至無射○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

反下同**傳**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

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為鷓雉也此鷓

雉及取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林

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碩女也此碩女

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
 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
 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
 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
 好汝王無有厭倦也○**傳**依茂至辰時○正義曰依
 為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
 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

也鵠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鵠長尾雉走鳴乘舉尾為防鉞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鵠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鵠鵠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鵠鹿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鵠是雉中之別名雉性取介故箋謂之取介之鳥士相覿註云贊用雉者取其取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取介也以雉有取介之性

愉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雖無旨**

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 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

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

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

之至也 音洛 **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



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為主引人從已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持已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已身無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

湑兮 云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為薪析其

木以為薪者為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

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為其蔽君之明

木星歷反柞子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 **鮮我覯爾**

為于偽反下亦為同辟婢亦反又音壁 **我心寫兮** 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

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鮮息淺反徐音仙觀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

行陟彼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為薪析伐其柞木以為薪

者以此柞木其葉滑滑然茂盛兮為其蔽岡之高故

我伐而去之以興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

多為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

昏賢女辟除褻奴如是則我心中的憂寫除而去兮

喜之至也○登高至之明○正義曰以析者是除

去之辭又言滑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

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

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



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

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

仰之景行下孟反註有明行同牡茂口反騤孚非反調音條和胡臥反觀爾新昏以慰

我心慰安也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

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為怨恨之義韓詩

作以慍我心慍惠也本或作慰安高山至我心

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毛以為若得賢

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為善庶幾於古人有高

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

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

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為明為異餘同○**○**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此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為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駢駢行不止此亦然也○**○**慰安○正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未句獨見褒姒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傳**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箋**云興

者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

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汗汗辱之汗鳥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變 云豈弟樂易也

○豈開在反悌音弟 樂音洛易以豉反

說 營營至讒

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富室之內也以與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讒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傳 樊藩○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極交亂四國

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

傳 榛

所以為藩也

○榛士巾反又側巾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傳 云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說 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

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媿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變 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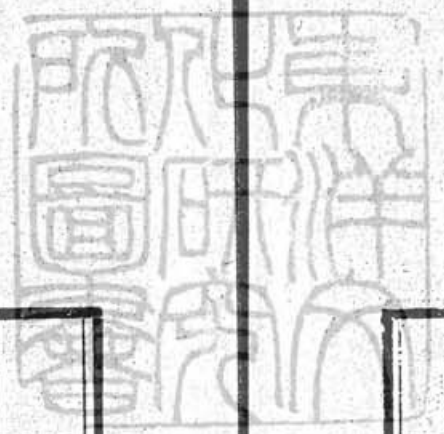
為王卿士

○筵音延媿息列反近附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沈都南反酒莫衍反

飲酒齊其色曰酒餘又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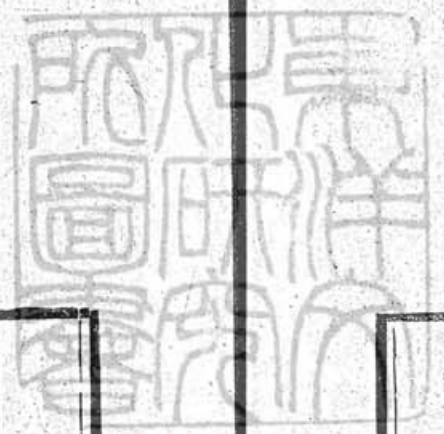
說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句至是詩

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
 政教荒亂而情廢乃媒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
 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
 下亦效而行之沈酗於酒酒齊顏色淫液不止遂
 成風俗衛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
 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
 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
 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時不親迎
 鄭以為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
 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下
 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酒淫液即飲酒無度
 之事舉化者尚沈酒淫液則王朝亦沈酒淫液可
 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惟者言天
 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
 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酒者尚書微
 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酒爾
 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
 洵然則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醉



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
 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
 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
 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
 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液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
 所為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
 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殺之
 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為沈酒之事也或以為君臣
 上下沈酒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
 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淫泆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歎之淫泆之則淫泆
 遲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
 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
 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
 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

射之禮二章傳曰王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坑之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于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籥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



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傳

秩秩然肅敬也

箋

云筵席也左

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

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

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

反鄭智也折之舌 **籥豆有楚殽核維旅** **傳** 楚列貌殽

反知音智下同 **豆實也核加籥也旅陳也** **箋** 云豆實菹醢也籥實有

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 **傳** 殽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

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

事而衆賓肅慎

音皆

鐘鼓既設舉疇逸逸

逸逸往

來次序也

音皆

云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疇

市由反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大侯君侯也坑舉也

縣音玄

音皆

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

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

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

大射下章言烝衍列祖其非祭與

抗若浪反斯張如字鵠戶沃反鵠



鵠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已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衍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射夫既同獻爾發功云射夫衆射者作也並非

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

發矢中的之功

發如字徐音廢比毗志反中下仲反

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

傳的質也祈求也

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

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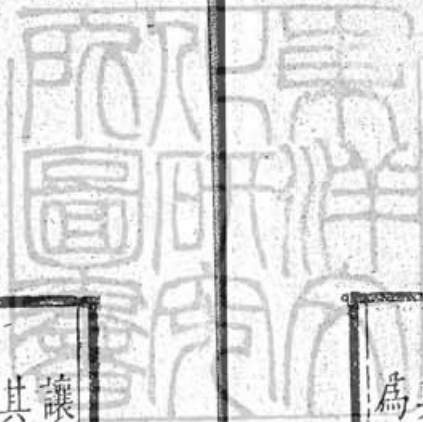
其爭也君子

的音勺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鳩反下同爭爭鬪之爭

燕禮

之至爾爵○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

讓隨其左右趨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菹醢之殺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借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秩秩然肅敬○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嫺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筵席至燕射○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官其行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



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鷺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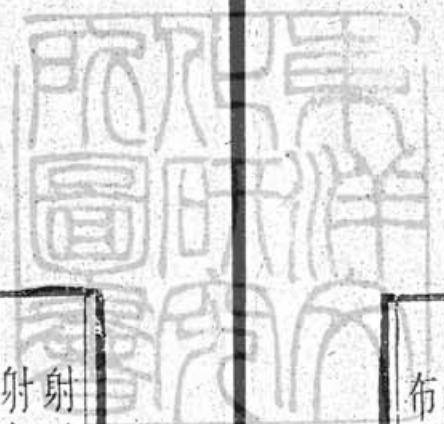
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為燕射鄭則為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為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籩豆所盛穀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穀豆實核加籩也先穀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大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茨栗脯非核物且以穀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為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為陳者謂陳穀核於籩豆之上也○**傳**豆實至曰穀○正義曰天官醢人掌



四豆之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榛注云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為道醢恐穀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穀明穀是總名以此文穀核於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實之限○**傳**主人至肅慎○正義曰借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為美也○**傳**逸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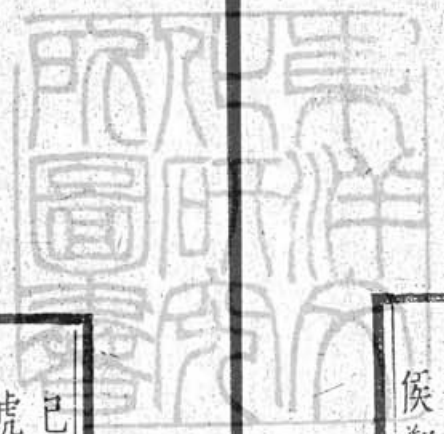
毛詩疏 卷十四之三 七 及古閣

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大侯至之禮。○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主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二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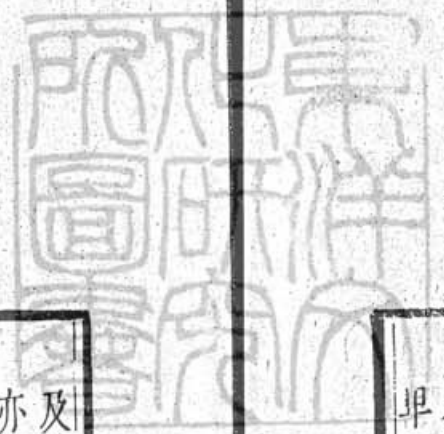
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

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
 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故於此言既抗也。舉者至祭與。正義曰按大
 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
 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
 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
 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
 云皮侯以及所飾之侯也其上云梓人為侯廣與
 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
 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
 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
 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
 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
 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
 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
 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
 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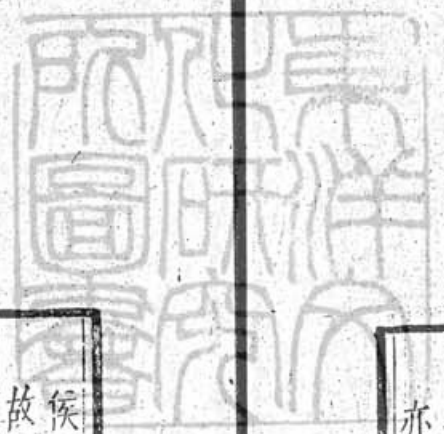
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
 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二侯也大射巾車
 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二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
 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
 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
 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
 下中之則得為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鵠鵠也鵠小
 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已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
 南子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
 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棲點者也此因大
 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
 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
 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
 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
 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
 毛以此為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
 言烝烝烈祖其非祭乎既烝烝烈祖是為祭事則此

時祭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異於毛多矣唯采蘋
 及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
 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
 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
 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
 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
 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
 旨箋義為長○**箋**射夫至之功○正義曰大射所以
 擇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
 衆射者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豈奏已
 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
 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
 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
 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
 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
 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子
 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



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
 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
 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
 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
 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
 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
 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
 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
 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末而已鄭何當舍其
 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
 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的質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倚嗟傳云
 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則以為侯
 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
 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
 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

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欒方六寸也欒則質也舊云
 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唯
 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
 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
 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
 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
 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
 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
 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
 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
 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
 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
 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
 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
 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為明矣蓋
 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為燕射則的者謂熊



侯白質者也○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
 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
 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
 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
 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
 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
 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
 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
 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
 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
 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
 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
 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
 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附勝者先升
 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
 奠於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
 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
 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

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既

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

聲也烝進行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

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且反洽戶夾反應

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壬大林君也**傳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

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



萬國之歡心○徧音遍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傳嘏大也

云純大也嘏謂尸與王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

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古雅反湛答南反 **其湛**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

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

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傳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

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

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

曰其登餞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斲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

為加爵

○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對音俱謂挹取酒餃子峻反復扶

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酒所以安體也

時中者也

變

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

賓與兄弟交錯相疇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

而已又無次也

○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疏

籥舞至爾時○

燕禮也作樂以助樂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乘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



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歆

祐賜汝孝子以大天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

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

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未將射賓

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

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

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

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為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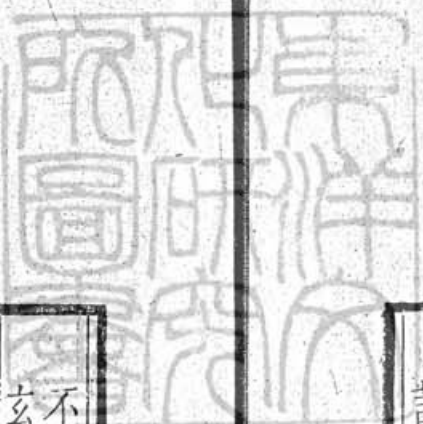
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卿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祀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報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暇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

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為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沈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禮**秉籥至相應○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按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狸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禮**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尸



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魄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此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禋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闕殷於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為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

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畱者為魄發者為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按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為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去故知不變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



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禘也烈祖言既載清酌玄鳥云大糝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傳**壬大林君○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殺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傳**任至心○正義曰鄭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采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

饌諸侯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
 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
 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
 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必陳此物及
 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孝經
 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
 禮而箋云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報謂
 至喜樂也○正義曰報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報文同
 少牢之報有辭是皆尸報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
 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報其辭有勿
 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傳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
 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
 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鄉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法
 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
 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
 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
 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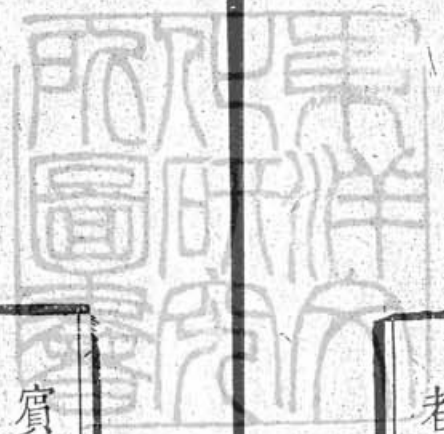
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
 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
 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上
 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上
 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
 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
 以此論祭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
 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
 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亡約士
 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
 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
 王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
 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
 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
 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
 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
 銅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
 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

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爵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餞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餞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餞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筓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筓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與奠筓銅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筓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筓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為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



故曰仇讀曰酌謂酌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為加爵又曰眾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禮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彼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解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

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
 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
 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
 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
 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
 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
 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
 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筐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
 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
 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
 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
 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止交錯其酬也特
 牲注云弟子
 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云此復言初筵
 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



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

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

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
 云此言賓初即筵之

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

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亂天下

率如此也
 ○反如字韓詩作販販音蒲板反善貌曰
 旣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幡字袁反

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
 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
 抑抑慎密也忸忸媿媿也秩常也
 ○抑於力

反必毗必反又符筆反說媠媠也說文作媠媠息列反下音慢媠媠賓之至其秩也說文作媠媠息列反下音慢媠媠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温温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數數起舞僂僂然失所也此賓爲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醉止尚守威儀抑抑然慎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必必然而媠媠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此復至柔初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



姓○傳反反至僂僂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媠媠故下傳曰必必媠媠也僂僂舞貌也傳直云僂僂者是貌狀之辭下僂僂媠媠俱是貌狀亦宜然矣此言至如此○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筵爵時故音聲號嘒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賓既醉止載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號載嘒亂我邊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媠媠號嘒號呼謹嘒也僂僂舞不能

自正也傴僂不止也

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算爵以後也

○號胡毛反注同

女交反傲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傴僂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

云哀僂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謹呼端反

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云出猶去也

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

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

○箴之林反**賓既至**

正義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言爵行無算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謹歎而



唱叫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傲傲然不能自

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僂僂然又不能

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

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

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

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

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

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

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僂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

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僂僂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
差降也**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恥**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
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

卷四之三十一 及古

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

也○令力呈反 惡鳥路反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

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

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

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

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恚怒也○式

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勅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為于僞反下同顛



都田反本作慎什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由醉之言俾

出童殺○殺羊不童也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出無角之殺羊角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

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 殺音古脅許業反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醉也○矧失忍反

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

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

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

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

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

無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
 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夫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
 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
 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姓諱短聞
 將患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
 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
 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
 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
 此醉者三爵之時已不自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
 飲乎但以此答彼問自息將慎其已然而為之立大
 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曰毛以經
 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
 也立監是眾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
 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
 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
 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



鄭於鄉射引此耳○式讀曰慝○正義曰以上文
 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慝訓之為
 惡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
 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當言至醉
 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答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
 敢知他之辭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酬與旅
 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
 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
 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
 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
 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十四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箋

萬物失其性者王

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

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